

# 編後語

作為一份側重於思想文化的學術刊物，本刊不直接評論時事。但是，自1989年以來，接二連三有歷史性巨變大事發生，這勢必會引發學者們對歷史、未來和人生的思考，本刊自然應該反映。去年蘇聯解體，從根本改變了以美蘇對抗為主導的國際局勢，這對人類是福還是禍？從廖光生的論述看來，他對未來顯然相當樂觀。

在本世紀自由主義、馬列主義、民族主義三大思潮之中，馬列主義現已陷入嚴重困境，民族主義因而顯得日益重要。著名中國現代史家白魯恂對中國民族主義內涵空洞這個重大問題，及其形成的經過與原因，有新穎獨到的分析。金觀濤、劉青峰則對中國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中，如何擺脫傳統儒家意識形態牢籠，卻又立即陷入對馬列主義認同的歷史現象，提出新解說。陳方正在第7期描述了奧托曼帝國的解體，本期則以凱末爾為中心討論土耳其現代化歷程。他認為，長期改良與激進革命在現代化過程中，是交替發揮作用的，並且，激進革命與現代化可能有着必然關係。這一看法，當會引起討論。

近兩年，大陸學者開始對新儒學和西方宗教感到興趣。這說明正統意識形態消解後，人們依然關注着人生價值依托的問題。本期，孫津對劉小楓影響頗大的《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》一書，提出了「基督教能救中國嗎」的疑問。朱學勤批評牟宗三的政治哲學，指出「內聖」之學是一個一元價值獨斷系統，這種內在缺陷使之不可能開出科學與民主。劉述先則率先介入何炳棣、杜維明關於「克己復禮」闡釋的爭論，對何炳棣的解釋及治學方法提出尖銳批評。

栗憲庭以生動簡煉的筆觸，勾勒出1978年以來大陸新潮美術的三次轉變，和當前玩世現實主義流派的風貌。李銀河以「準身分制」來作為1949年以後大陸社會的重要特徵，並且從這一角度認為中國的改革會受很大制約。

新年伊始，我們奉獻給讀者最好的禮物是，為促進讀者、作者、編者三邊互動而新闢的欄目。我們殷切希望「三邊互動」欄能獲得眾多讀者的響應和支持，形成本刊特有的讀者文化和風格。

最後，我們繼續報告編輯室的新陳代謝。與許多作者、出版工作者相熟的林道群先生，自本刊創刊始一直為我們的對外聯繫與及圖片資料工作而努力，如今他合約期滿，已轉到香港牛津出版社去，接受更富有挑戰性的工作。我們謹祝他事業成功。